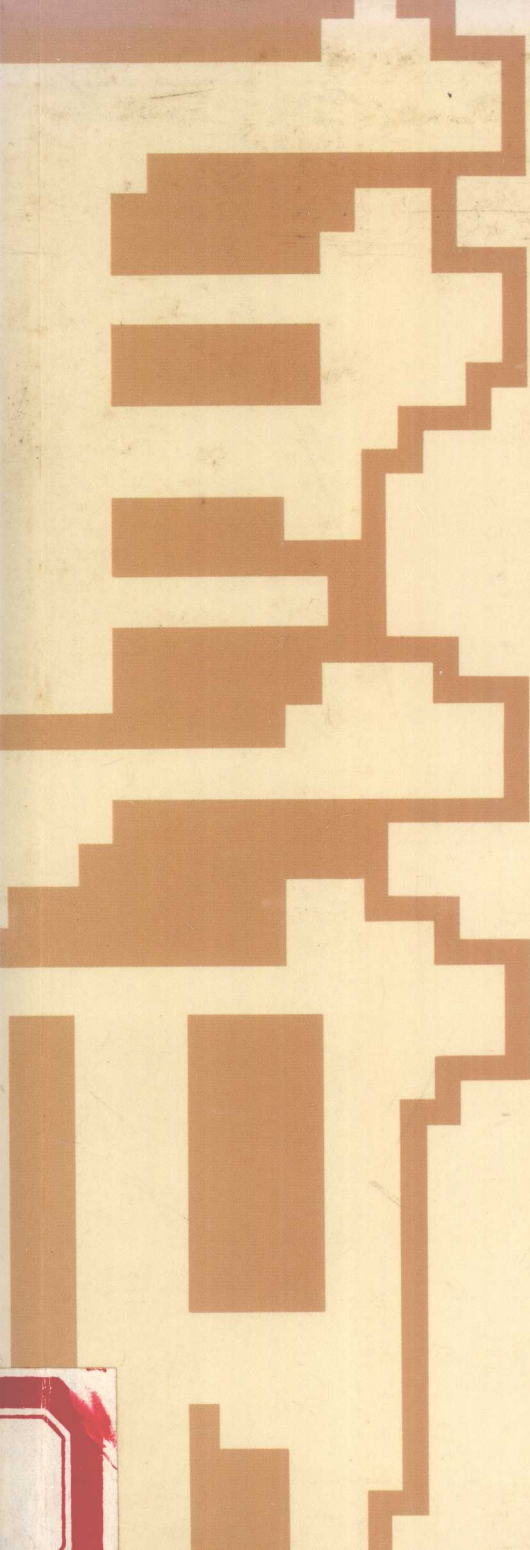


王煜

新儒學的演變

—宋代以後儒學的純與雜—



新儒學的演變

宋代以後儒學的純與雜

王 煜 著

B. 2



中文大學出版社

© 香港中文大學 1990

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。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，不得在任何地區，以任何方式，任何文字翻印、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。

國際統一書號 (ISBN) : 962-201-433-X

出版：中文大學出版社

香港中文大學・香港 新界 沙田

承印：南峰印刷有限公司

香港黃竹坑香葉道怡達工業大廈

The Development of Neo-Confucianism,
from Sung to Ch'ing (in Chinese)
By Wong Yuk

©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0

All Rights Reserved ISBN: 962-201-433-X

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,
Shatin, N.T., Hong Kong

Printed in Hong Kong

目 錄

朱熹對周公、唐太宗和文中子的褒貶·····	1
宋元明江西儒學的純與雜·····	31
明儒王道(純甫)折衷三教·····	101
王畿思想精粹·····	129
烈士黃道周的倫理的政治觀·····	185
方以智尊火且倡三教歸《易》·····	223
純儒湯鵬論聖賢與異端·····	245

朱熹對周公、唐太宗和文中子的褒貶

試問：「朱子是否歷史主義者？」

現代英國學者布切(David Boucher)說：

歷史主義(historicism)一詞被用於很多互相矛盾的方式。它用以指涉任何人，只要他相信對事件的歷史研究可以提供知識的妥善形式；非難爲了往昔而愛往昔者；玷辱對過去行動拒絕作道德判斷者；嘲諷在歷史中覺察壯偉模式者；指責採取任何溫和或激烈相對主義者；譏笑以恆常進步看歷史者。它描述堅穩從事獨立且自律的歷史學科之人，及願將歷史轉化成其他事物的人。¹

有時歷史主義似指「政治研究的非科學或非理論進路。」²朱子不是爲了歷史而愛歷史，而是參考歷史作道德判斷的示範。他雖尊崇上古三代，卻未察覺任何壯偉模式；非但否定恆常進步，並且深信政治社會時常退步。宋明儒不視歷史學科爲獨立而自律。他們的政治研究理論性不如西方強勁，然而不宜加上歷史主義的標籤。另一方面，儒家倡本質主義而非相對主義。

中國聖賢特喜把遠古政治社會理想化，權充當代模範。貝齋耶夫(Nicolai Berdyaev)一針見血地指出：

人有把歷史神聖化的傾向。……歷史的誘惑與奴役從此開始。……歷史的神聖化就是歷史時間的神聖化。……歷史哲學在可觀程度上是時間哲學。……有三種時間：宇宙時間、歷史時間、存在時間(existential time)，每人活於這三種時間形式。……希臘人初時專注於理解宇宙時間，……幾乎不能理解歷史時間。……人不僅……服從循環的宇宙時間，而且是歷史性存有。……歷史時間由直線象徵

……，等待意義的揭露。……歷史時間(按：如宇宙時間)也是客體化的(objectivized)時間，然而它有出自人生深層的突破。……它當下既保守且革命，……產生幻覺；在往昔尋覓較優良、真實、美麗和圓滿(保守派的幻覺)或在將來找尋成就的完全與義蘊的圓滿(進步的幻想)。……在現今，人不感覺時間的圓滿。他在往昔或將來尋覓圓滿，尤其是在過渡而充滿疾苦的階段。此乃歷史的誘騙性幻覺。具備圓滿的現今……非時間的原子，而是永恆的原子(an atom of eternity)，如祈克果(Kierkegaard)所言。……替立克(Tillich)喜歡談論的希臘字 Kairos 是永恆迸發入時間，……存在時間最宜……由點象徵。……這是內在時間，不外化於廣延或客體化。它是主體性世界的時間。……它每一刻都進入永恆。³

愛的生活充滿悲劇性的衝突。最恐怖的事就是必須犧牲一種愛，以成全另一種愛。……「勿殺戮」是絕對規範，對任何人相同；但是有時人必要承受殺戮的罪孽，以減少世界的殺戮，保存至尊價值。」⁴

在似幾何點的存在時間，人須當機立斷，斬釘截鐵地抉擇，摒棄婦人之仁，甚至大義滅親，以消解悲劇性的家國衝突。難怪周公誅管蔡，李世民殺兄弟。然而朱子褒揚姬旦而貶抑最佳帝王之一唐太宗。這非單由於亞里士多德所謂道德運氣，⁵而且出自貝齋耶夫所貶保守派的歷史時間幻覺，從上古史找尋圓滿。用更新穎的術語說，保守派將圓滿性投射(project)於遠古。墨子、荀子盛讚大禹；孔孟尊崇堯舜；莊子學派訴諸黃帝等最古帝王。主張以殺止殺的法家如商鞅也向秦孝公說：「伏羲、神農教而不誅，黃帝、堯、舜誅而不怨。及至文、武，各當時而立法，因事而制禮；……湯、武之王也，不修(循)古而興。」(《商君書·更法》)公孫鞅又道：「且古有堯舜，當時而見稱；中世有湯武，在位而

民服。此三(四)王者，萬世之所稱也，以為聖王也，然其道猶不能取用於後。」(同書〈徠民〉)「昔者周公旦殺管叔，流霍叔，⁶曰：『犯禁者也。』天下衆皆曰：『親昆弟有過不違(避免)，而況疏遠乎？』故天下知用刀鋸於周庭，而海內治。故曰：『明刑之猶，至於無刑也。』」(同書〈賞刑〉)商鞅像同時的莊子寄情於神農、黃帝云：「神農之世，男耕而食，婦織而衣，刑政不用而治，甲兵不起而王。神農既沒(歿)，以強勝弱，以衆暴寡。故黃帝作為君臣上下之義，父子兄弟之禮，夫婦妃匹之合；內行刀鋸，⁷外用甲兵；故時變也。由此觀之，神農非高於黃帝也。然其名尊者，以適於時也。故以戰去戰，雖戰可也；以殺去殺，雖殺可也；以刑去刑，雖重刑可也。」(同書〈畫策〉)傳說黃帝重視君臣、父子、夫婦三倫的禮義，稍略輕忽兄弟、朋友兩倫。父母對兒女有深恩，兄弟雖如手足而只起於偶然兩人雙親相同。所以舉世公認弑父母之罪大於殺兄弟。在萬不得已的悲慘絕境，殺兄弟可原諒而弑雙親則不可。傳聞由狼養育成長的孿兄弟創建羅馬城哥哥羅慕勒士(Romulus)也殺了弟弟瑞模士(Remus)。⁸

姬旦和李世民同樣為了削減人間殺戮、維護至高價值而忍痛傷殘手足；朱熹戴上「世風日下，人心不古」的有色眼鏡，懷抱先入為主的偏見，遂美化周公人格而醜化李氏。在先秦儒學籠罩中，朱子深信曾有大公無私領袖的黃金時代，⁹離它不遠的周公當然大公無私，距已僅五百年的唐太宗不免私欲作祟了。周公豈無缺陷瑕疵，隱惡揚善的傳統使人相信他的人格完美無瑕；多欲帝王如漢武帝和唐太宗，一切罪咎都由史官記錄，無所遁形。《貞觀政要》記載李世民曾錯斬大理丞張蘊古而懊悔，有時太好色喜獵。¹⁰朱子不曾批評唐太宗此等缺陷，例如遠征高麗的勞民傷財，及收武則天為「才人」種下禍根等。

枯康《管蔡論》云：「昔文武之用管蔡以實，周公之誅管蔡以權。權事顯，實理沉(隱微)。故令時人全謂管蔡為頑凶……。夫管蔡皆服教殉義，忠誠自然，是以文王列而顯之；發(武王)旦

(周公)二聖舉而任之；非以親情親而相私也。乃所以崇德禮賢，濟殷弊民，綏輔武庚，以興頑俗，功業有績，故曠世不廢，名冠當時，列爲藩臣。逮至武(姬發)卒，嗣誦(成王姬誦)幼冲(童)，周公踐政，率朝諸侯。思光前載，以隆王業。而管蔡服教，不達聖權；卒遇大變，不能自通。忠疑乃心(疑字一作于)，思在王室。遂乃抗言率衆，欲除國患。冀存天子，甘心毀旦。斯乃愚誠憤發，所以微禍也。……稱兵叛亂，所惑者廣。是以隱忍授刑，流涕行誅，示以賞罰，不避親戚。……戮捷所施，必加有罪。……流言之故有緣，周公之誅是矣。且周公居攝，邵公不悅。推此言之，則管蔡懷疑，未爲不賢，而忠賢可不達權。」¹¹張采批評作者云：「周公攝政，管蔡流言；司馬執權，淮南三叛。叔夜盛稱管蔡，所以譏切司馬也。安得不被禍耶？」¹²

何晏娶曹操女兒，嵇康娶曹操孫女，成爲何、嵇二氏慘死的遠因。嵇叔夜刻意爲管蔡辯護，志在諷刺司馬氏。管蔡是否不能通達權變的召公型忠賢？這是可疑的。《史記集解》引馬融云：「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，功配文、武，不宜復列在臣位，故不悅，以周公苟貪寵也。」此解可通，姬奭也不懂權變。《淮南子·汜論》強調賢人僅可正、經、實而未能奇、權、變云：「權者，聖人之所獨見也。」周、召之分乃聖、賢兩級，管蔡未必屬忠賢，而可能是獸漢。朱子云：

紂出個兒子也恁地狡猾。想見他當時日夜去炒(吵)那管叔，說道：「周公是你弟，今卻欲篡爲天子；汝是兄，今卻只恁地。」管叔被他炒得心熱，他性又急，所以便發出這件事來。……他已叛，只得殺，如何調護得？蔡叔、霍叔性較慢、罪較輕，所以只囚於郭鄰，降爲庶人。……(弟子曰：周公也豈不知管叔狡猾，但當時於義，不得不封他。)看來(管叔)不是狡猾，只是獸子。¹³

管蔡初無不好底心，後來被武庚煽惑。使(如果)先有此心，周公必不使之也。¹⁴

1. 朱熹對周公、唐太宗和文中子的褒貶

當初紂之暴虐，天下之人胥怨，無不欲誅之。及武王既順天下之心以誅紂，於是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周矣。然商之遺民，及與紂同事之臣，一旦見故主遭人殺戮，宗社爲虛（墟），寧不動心？茲固畔（叛）心之所由生也。蓋始苦於紂之暴而欲其亡，固人之心（人情之常）。及紂既死，則怨已解；而人心復有所不忍，亦事勢人情之必然者。又況商之流風善政，畢竟尚有在人心者！及其頑民感紂恩意之深，此其所以畔也。後來樂毅伐齊，亦是如此。¹⁵

朱子推測得大致有理，特別是殷商頑民對紂王依舊感恩戴德；恰似現代極度貪污腐敗的菲律賓總統馬可斯夫婦，垮台退隱夏威夷後，仍獲大批死硬派擁戴，似曾策動政變復辟其變相王朝。然而管叔並非性急獸子那般純樸，而兼爲朱子門徒所想的狡獪，否則不輕易遭頑敵教唆，居然勾結狡滑的武庚以對付胞弟。朱子也許美化了周公兄弟，以及受嵇康感染而兼美化唐太宗兄弟。先觀太宗談周秦漢的王子問題：

太宗初即位，中書令房玄齡奏言：「秦府舊左右未得官者，並怨前宮及齊府左右處分之先己。」太宗曰：「古稱至公者，蓋謂平恕無私。丹朱、商均，子也，而堯舜廢之。管叔、蔡叔，兄弟也，而周公誅之。故知君人者，以天下爲公，無私於物。昔諸葛孔明，小國之相，猶曰：「吾心如稱，不能爲人作輕重」，況我今理大國乎？朕與公等衣食出於百姓，此則人力已奉於上，而上恩未被於下。今所以擇賢才者，蓋爲求安百姓也。用人但問堪否，豈以新故異情？凡一面尚且相親，況舊人而頓忘也！才若不堪，亦豈以舊人而先用？今不論其能不能，而直言其嗟怨，豈是至公之道耶？」¹⁶

貞觀十年，太宗謂侍臣曰：「太子保傅，古難其選。成王幼小，以周、召爲保輔，左右皆賢，足以長仁，致理太

平，稱為聖主。及秦之胡亥，始皇所愛，趙高作傳，教以刑法。及其篡也，誅功臣，殺親戚，酷烈不已，旋踵亦亡。以此而言，人之善惡，誠由近習。朕弱冠交游，唯柴紹（後拜左翊衛大將軍）、竇誕（乃外戚，竟因亂答太宗問而被免光祿大夫職）等，為人既非三益（孔子所謂直、諒、多聞），及聯居茲寶位，經理天下，雖不及堯舜之明，庶免乎孫皓（降於晉之三國吳君）、高緯（北周俘虜之北齊後主）之暴。以此而言，復不由染，何也？」魏徵曰：「中人可與為善，可與為惡；然上智之人自無所染。陛下受命自天，平定寇亂，救萬民之命，理致升平，豈紹、誕之徒能累聖德？但經（《論語》）云：『放鄭聲，遠佞人。』近習之間，尤宜深慎。」太宗曰：「善。」¹⁷

魏徵發揮孔子與荀子的人性論，稍略誇張教育的功能，提醒王子師傅注意人格薰陶。他暗示太宗是上智，建成、元吉等乃中人；太宗暗示丹朱、商均與管蔡及建成、元吉同屬下智。在你死我活的帝位爭奪戰裏，李世民才德均佔上風。難怪他誅兄弟似無罪惡感。倘若他爭位失敗，任何兄弟執政效果必較差劣。不能苛求他消泯一切私欲去打天下，最低限度應該讚頌他仿效商湯、盤庚的高尚行為：

貞觀二年，京師旱，蝗蟲大起。太宗入苑視禾，見蝗蟲，掇（音多，指拾取）數枚而咒曰：「人以穀為命，而汝食之，是害於百姓。百姓有過，在予一人。爾其有靈，但當蝕我心，無害百姓。」將吞之，左右遽諫曰：「恐成疾，不可。」太宗曰：「所冀移災朕躬，何疾之避！」遂吞之。自是蝗不復為災。¹⁸

此非神話而是太宗吞蝗與蝗災停止的時間巧合。傳說湯禱於桑林，甘願犧牲自己以挽救旱災。《尚書·商書·盤庚》載盤庚自奄

遷殷時云：「邦之臧，唯汝(臣民)衆；邦之不臧，唯予一人有佚(逸)罰(領受對過咎之懲罰)。」《老子》七十八章遂引聖人云：「受國之垢，是謂社稷主；受國不祥，是謂天下王。」太宗宅心仁厚，¹⁹朱子卻只願訶斥他假公濟私：

太宗奏建成、元吉。高祖云：「明當鞠(音居或菊，指審訊)問，汝宜早參。」及次早，建成入朝，兄弟相遇，遂相殺。尉遲敬德著甲持刃見高祖。高祖在一處泛舟。程可久謂：「既許明早理會，又卻去泛舟。此處有關文字或爲隱諱。」先生曰：「此定是添入此一段，與前後無情理。太宗決不曾奏了。既奏了，高祖見三兒要相殺，如何尙去泛舟？此定是加建成、元吉罪處。」又謂：「太宗先奏了，不是前不說。」²⁰

傳說李建成先謀害李世民，世民不得已才殺兄。後人不可隨便否定這可能性。尉遲恭雖射殺元吉而不失爲一流名將。朱子片面誇大李世民的私心說：「太宗誅建成，比於周公誅管蔡，只消以公私斷之。周公全是以周家天下爲心，太宗則假公義以濟私欲者也。」²¹「太宗無周公之心，只是顧身。然當時亦不合爲官屬所迫。兼太宗亦自心不穩。溫公此處亦看不破，乃云待其先發而應之。」²²司馬光維護唐太宗人格，朱子極力反對，且以玄武門之變作懷疑史書的範例：

史傳儘有不可信處。嘗記五峯(胡宏)說：「看太宗殺建成、元吉事，尙有不可憑處。」如云先一日，太宗密以其事奏高祖。高祖省表，愕然。報曰：「明當鞠問，汝宜早參。」只將這幾句看高祖，且教來日鞠問如何。太宗明日便擁兵入內。又云上已召裴寂、蕭瑀、陳叔達，欲按其事。又云上(高祖)方泛舟海池。豈有一件事恁麼大，兄弟構禍如此之極；爲父者何故恁地恬然無事？此必有不足信者。²³

朱子認定「漢高祖私意分數少，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。」²⁴事實上，劉邦本屬流氓，近似台灣所貶「太保」，香港所譏「阿飛」，私欲成分遠甚於李世民。只因沒有兄弟爭王位，劉邦毫無滅親必要。如有兄弟謀害，他不會猶豫遲疑於幹掉至親的。蘇格拉底強調勇敢牽涉高貴、聰明、忍耐和艱難。論處境的難度，李世民高於周公和劉邦。朱子不考慮處境難度，卻訴諸迷信云：

物久自有敗壞。秦漢而下，二氣五行自是較昏濁，不如太古之清明淳粹。且如中星，自堯時至今，已自差五十度了。秦漢而下自是弊壞，得個光武起[來]，整得略略地。後又不好了，又得個唐太宗起來，整得略略地；後又不好了，終不能如太古。²⁵

這粗淺的退化觀頗滑稽荒唐，比他所貶的司馬遷更加粗率。朱子也曾批評「司馬遷才高，識亦高，但粗率。」(同上)「太史公書疏爽，班固書密塞。」²⁶「賈誼、司馬遷皆駁雜，大意是說權謀功利。說得深了，覺見不是。又說一兩句仁義。然權謀已多了，救不轉。蘇子由《古史》前數卷好，後亦合雜權謀了。」²⁷朱子似將司馬遷的誇張歸咎於愛說權謀功利。然而作道德判斷，不宜只考慮動機而忽略效果。政治家動機純正，不足以引致國富民樂；必須運用權謀功利，以效果檢驗理論。儒家過度重視動機而輕視效果，產生對權謀功利的惡性忌諱。

朱子有時僅疑數目：

春秋時相殺者若相罵然。長平坑殺四十萬人，史過言，不足信。敗則有之，若謂之盡坑四十萬人，將幾多所在？又趙卒都是百戰之士，豈有四十萬人肯束手受死？決不可信。又謂秦十五年不敢出兵窺山東之類。何嘗有此等事？皆史之溢言。²⁸

常疑四十萬人死，恐只司馬遷作文如此。未必能盡坑得許多人。²⁹

司馬遷諷刺漢武帝，朱子卻惋惜劉徹欠缺真儒諫諍云：

(漢)武帝病痛固多，然天資高，志向大，足以有爲。使合下便得個真儒輔佐，豈不大有可觀？惜乎無真儒輔佐，不能勝其多欲之私，做從那邊去了。³⁰

當面彈劾武帝多欲而偏愛表演仁義的賢臣，是道家形態的汲黯。縱使朝廷擁有真儒，是否確能阻止武帝好大喜功性格導致的謬誤？我不敢樂觀如朱子。如謂李世民不必誅戮兄弟，也可說漢文帝劉恆不必逼死劉安之父劉長；劉徹不必逼死其弟淮南王劉安全家，縱使劉安與賓客謀反經年。周公後裔封於魯、明、凡、蔣、邢、茅、胙、祭、沈九國，³¹難道他全無私欲作祟？

朱子褒貶歷代儒家，乘機罵李世民道：

漢儒唯董仲舒純粹，其學甚正，非諸人(賈誼等)比，只是困善，無精彩極好處也。……王通……無本原工夫，卻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個三代，他便自要比孔子。不知如何比得他，那斤兩輕重自定，你如何文飾得？³²

仲舒儒者，但見得不透。……《文中子》……太淺，決非當時全書。如說家世數人，史中並無名。……須是於天理、人欲處分別得明。如唐太宗分明是殺兄劫父代位，又何必爲之分說？……它(高祖)既殺元良，又何處去？明皇殺太平公主，亦如此可畏。³³

仲舒本領純正，如說正心以正朝廷，……班固所謂純儒，極是矣。至於天下國家事業，恐施展未必得。王通見識高明，如說治體處極高，但於本領處欠。如古人明德、新民、至善處皆下理會；卻要開合漢魏以下之事，整頓爲法。這便是低處。……治體處高似仲舒，而本領不及；爽似仲舒，而純不及。……文中(子)有志於天下，亦識得三代制度，較之房(玄齡)魏(徵)諸公，文(王通)稍有些本

領，只本原上工夫都不理會。若究其議論本原處，每只自老莊中來。³⁴

董仲舒自是好人，……文中子、韓退之這兩人疑似。……文中子根腳淺，然卻是以天下爲心，分明是要見諸事業，天下事它都一齊入思慮來。雖是卑淺，然卻是循規蹈矩，要做事業底人，其心卻公。如韓退之，雖是見得個道之大用是如此，卻無實用功處。它當初本只是要計官職做，始終只是這心。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《六經》，便以爲傳道。至其每日工夫，只是做詩、博奕、酣飲取樂而已。觀其詩，便可見都襯貼那《原道》不起。至其做官臨政，也不是要爲國做事也，無甚可稱，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。³⁵

須知董子滿腦陰陽五行觀念，可謂陰陽家化而絕非純儒。王通非全無本原工夫，教育方面豐功偉績堪比孔子，試問孔門弟子中，誰似王仲淹門下李績、魏徵、李靖、房玄齡、杜如晦那般偉大？³⁶起碼薛收、溫彥博、杜淹三賢確曾師事王通。他短壽三十八歲，僅多於孔子壽命之半；然而在使命感、著述、教育三方面皆可媲美孔子。周、孔是他的至尊典範，《中說》第四篇就以「周公」爲名。〈立命〉篇云：「不以伊尹、周公之道康其國，非大臣也；不以霍光、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，皆具臣也。」再看〈天地〉篇：「如有用我者，吾其爲周公所爲乎！」「吾視千載已上，聖人在上者，未有若周公焉，其道則一，而經制大備，後之爲政者有所持循；吾視千載而下，未有若仲尼焉，其道則一，而述作大明，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。千載而下，有申周公之業者，吾不得而見也；千載而下，有紹宣尼(孔子)之業者，吾不得而讓也。」(同上)王通曉得孔子失意於政治方寄望於講道，遂仿孔子專心撰述教學，費八、九年作《續六經》，四、五餘年聚徒講學。

王通以道德觀代替天人感應觀，發揮荀子神道設教觀，理解「知命」「稽天」爲了解事物發展的必然性和考察自然規律，啟迪柳

宗元、劉禹錫的天人觀。可惜朱子不懂王通哲學成就高於韓愈的理由，只說：

韓退之只曉個大綱，下面工夫都空虛。要做更無下手處。其作用處全疏，如何敢望王通？然王通……其病亦只在於不曾子細讀書。他只見聖人有個《六經》，便欲別做一本《六經》，將聖人腔子填滿裡面。若是子細讀書，知聖人所說義理之無窮，自然無工夫閒做。他死時極後生，只得三十餘歲。它卻火急要做許多事。……它氣象局促只如此了。它做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。孔子七十歲方繫《易》、作《春秋》；而王通未三十，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。氣象去不得了，宜其死也。……《中說》一書如子弟記它言行也，煞有好處。雖云其書是後人假託，不會假得許多。須真有個人坯模，如此方裝點得成假。使(倘若)懸空自撰，得一人如此；則能撰之人亦自有見識，非凡人矣。³⁷

朱子醜化了王通續經的理想，「將聖人腔子填滿裡面」一句實太輕薄。他不應武斷《中說》為偽書；也不宜草率地說「二十餘歲」，因為王通三十四歲始完成續經。³⁸朱子激賞王仲淹洞悉人情世態而厭惡他的「聖人情結」(漢學家常以 sage complex 描述康有為和梁漱溟)：

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、人情物態、施為作用處，極見得分曉。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卻有病。韓退之則於大體處見得，而於作用施為處卻不曉。……(王通)這人於作用處曉得，急欲見之於用故，便要做周公底事業，便去上書，要興太平。及知時勢之不可為，做周公事業不得；則急退而續《詩》、《書》，續《元經》，又要做孔子底事業。殊不知孔子之時，按乎三代，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，有許多禮樂法度、名物度數。數聖人之典章，皆在於是(此)。取而續

述，方做得這個家具成。王通之時，有甚麼典謨訓誥？有甚麼禮樂法度？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爲之書，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爲續《書》（原注：七制之說亦起於通，有高、文、武、宣、光武、明、章之制，蓋以比二典也。）詩則欲取曹、劉、沈、謝者爲續《詩》。續得這般詩書，發明得個甚麼道理？自漢以來，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個，如高帝求賢詔雖好，已自不純；文帝勸農，武帝薦賢制策、輪台之悔。只有此數詔略好，此外盡無那一篇比得典謨訓誥。便求一篇如《君牙》、《冏命》、《秦誓》也無，曹、劉、³⁹沈、謝之詩，又那得一篇如《鹿鳴》、《回牡》、《大明》、《文王》、《關雎》、《鵲巢》？亦有學爲四句（言）古詩者，但多稱頌之詞，言皆過實，不足取信。樂如何有《雲英》、《咸》、《韶》、《濩》、《武》之樂，禮又如何有伯夷、周公制作之禮？它（他）只是急要做個孔子，又無佐證，故裝點幾個人來做堯、舜、湯、武。皆經我刪述，便顯得我是聖人。如《中說》一書，都是要學孔子。《論語》說泰伯三以天下讓，它便說陳思王（曹植）善讓；《論語》說殷有三仁，它便說荀氏有二仁，又捉幾個公卿大夫來相答問，便比當時門人弟子。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叔：「它自要做韓退之，卻將我來比孟郊（東野）。」王通便是如此。它自要做孔夫子，便胡亂捉別人來爲聖爲賢。殊不知秦漢以下，君臣人物斤兩已定，你如何能加重？《中說》一書固是後人假託，非王通自著。然畢竟是王通平生好自夸（誇）大，續《詩》、續《書》，紛紛述作，所以起後人假託之過。後世子孫見他學周公、孔子學不成，都冷淡了；故又取一時公卿大夫之顯者，續緝附會以成之。畢竟是王通有這樣意思在，雖非它之過，亦它有以啟之也。如世人說坑焚之禍起於荀卿。荀卿著書立言，何嘗教人焚書坑儒，又是觀它無所顧藉，敢爲異論，則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。⁴⁰

王通放棄堯、舜、禹而單尊周公和兩漢時代，苦衷在遠古文獻不足。朱子不體諒這隱衷，再譏笑王通「以為堯、舜三代也只與後世一般也，只是偶然做得着！」⁴¹其實文中子未嘗貶抑堯、舜三代為偶然做着，只會稍略理想化了七個漢代帝王的政績。然而這美化程度，低於朱子對唐、宋政績的醜化程度。不錯，絕大部分歷史人物「斤兩」已定，德、功、言三方面的不朽程度大致確定。令人遺憾的是，朱學聲勢浩大，後學隨朱子痛貶王通僭擬周孔，直至五四運動以來，竟無一本中國哲學史充分估計王通的斤兩。1984年12月，尹協理、魏明合著《王通論》始糾正一千三百餘年對《中說》的冷漠低估，尤其是第四至七章〈政治思想〉、〈哲學思想〉、〈倫理思想〉、〈隋唐儒學的變革與王通的歷史地位〉矯枉而免過正。1987年1月我遊海南島購買此書，喜出望外，深悟某些方面朱熹對王通哲學開了倒車。朱子專家陳榮捷教授，也許受朱子誤導以致不屑披閱《中說》，所以1963年他的英文名著《中國哲學資料書》⁴²提到作者成問題的《文子》和建安七子之一徐幹的《中論》而不提隋代鴻儒文中子。陳著第二十七章〈儒學的復興：韓愈與李翱〉忽略了西魏蘇綽早於李翱倡性善情惡，可能影響《文中子·立命》倡「以性制情」。王通之弟王凝（叔恬）說：

《書》曰：「唯精唯一，允執厥中。」其道之謂乎？《詩》曰：「采芣采菲，無以下體。」其節之謂乎？

《文中子·問易》褒揚道：「凝其知《書》矣。」這答話雖非完整，疏忽了下半截《詩》句之「節」操；但是足夠表示王通啟導朱子所謂：

《書》云：「人心唯危，道心唯微；……」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。⁴³

所謂「人心唯危，道心唯微；唯精唯一，允執厥中」者，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。⁴⁴

《文中子·周公》先朱子主張窮理盡性，「謂周公之道，曲而當，